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宋天竺三藏求那跋陁羅譯

尒時文殊師利童子繫心在前以善
薩神力於一念頃作蓮花網遍覆火
上從中過已便語我言大德舍利弗
於意云何汝神力勝為我勝也我即
荅言文殊師利金翅鳥王飛速疾耶
為小鳥疾耶文殊師利還問我言汝意
云何而是二鳥何者為疾我時即荅
我之神力如彼小鳥汝神力勝疾殊
特過金翅鳥文殊師利即語我言大
德舍利弗汝獨憂念文殊神力我之
神力等無有異我復荅言不可為比
文殊問言汝云何知我即荅言聲聞
之人不斷習氣是故我本以不等為
等文殊師利言善哉善哉如汝所言
舍利弗乃往過世於大海邊有二仙
住一名欲法二名梵與是時欲法獲
得五通是梵與仙以呪術力能遊空
行時彼二人各以自力度過大海還
至住處時梵與仙作如是言欲法神
力我之神力等无有異復更異時從

海此岸至於彼岸到羅叉渚時有羅
叉出簫笛音時梵與仙聞是聲已從
空而墮失呪術力時欲法仙愍梵與
散捉其右臂將至住處大德舍利弗
於意云何是梵與仙豈異人乎勿作
異觀即汝身是我即是彼欲法仙人
亦復以不等為等何以故以偏見故
舍利弗汝於尒時亦以不等為等令
尒時舍利弗復語須菩提我又復念
與文殊師利南方界分遊過百千諸
佛土已有國名曰一切莊嚴佛号寶
火我與文殊師利俱到彼國文殊師
利既至彼已而語我言汝今見此佛
土不也所經諸國皆悉見不我言見
已復問我言是諸國中悉見何事我
時荅言或見滿水或見滿火或見空
界或見豐樂文殊復言汝云何見我
時荅言若見滿水便言見水若見滿
火便言見火若見空界言見空界若
見豐樂言見豐樂文殊師利言汝之
所見境界如是我時問言文殊師利
汝復云何見諸佛土文殊荅言虛空
世界是諸佛世界 何以故汝幻惑故

見滿水滿火空界豊樂舍利弗汝之
所見皆各不實生滅相應虛空世界
不因緣有其性安住如是舍利弗客
塵煩惱汙染於心然其心性終不可
汙大德舍利弗如恒沙劫火灾熾然
終不燒空如是舍利弗一一衆生恒
河沙劫造作逆罪不善之業然其心
性終不可汙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
人能解知是法界性淨無覆盖纏无
結垢行能惱心者是名無有盖纏法
門若依此門一切諸法无能覆盖解
一切法體性清淨終無有法能覆心
者大德須菩提文殊師利神通變化
說法如是我見其為諸神通事菩薩
不達況復聲聞尒時大德阿難復語
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神通變
化大德舍利弗昔於一時世尊在此
舍衛國祇陁林中給孤窮精舍與大
比丘僧八百人俱諸菩薩衆万二千
人是時興大非時雲雨經七日夜而
不休止諸大德聲聞若得禪定及解
脫者若入禪定七日不食餘凡夫人
及諸學人五日絶食飢困羸瘦不能

往觀見佛世尊礼敬供養我時念言

是諸比丘甚為大苦當往白佛我時
便往佛世尊所頂礼佛足白言世尊
諸比丘僧絶食五日極為羸瘦不能
從牀而自起止世尊告我阿難汝今
可以是事往語文殊師利彼當充足
比丘僧食我承佛勅往詣彼文殊師
利所住室中到已具說如是之事時
文殊師利為釋梵護世而演說法即
答我言阿難汝往敷座若時已至便
擊揵椎我從文殊師利聞是語已即
往敷座住在一處看文殊師利何時
出房是文殊師利甫為釋梵護世天
王廣演說法名曰分別一切身三昧
不出於房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
令諸比丘失食時文殊師利化作已
身為諸釋梵護世說是分別一切身
三昧文殊師利亦即入此分別一切
身三昧已從房而出入舍衛大城次
第乞食我時不見魔王波旬作是念
言文殊師利師子吼已入舍衛大城
而行乞食我今當敕舍衛城中諸婆
羅門長者居士无入出者不令施食

尒時文殊師利童子隨所至處門户
悉閉無往来者文殊師利即時觀知
是魔波旬隱蔽諸人我今當作誠實
言擔尒時即作是志誠言我之所集
一毛孔中所有福慧設恒河沙等諸
佛世界滿中諸魔之所无有我此語
實魔蔽當去令魔自身作居士像於
四衢道諸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
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
施三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一切衆
生給諸樂具百千億歲不如施此文
殊師利一爪端許所生福勝文殊師
利須臾之間立此擔已尒時諸天遍
開城中一切門户令諸人衆皆趣文
殊師利童子時魔波旬作居士像於
諸四衢街巷陌中唱如是言當施文
殊當施文殊若施是者獲大果報若
施三千大千世界一切衆生諸樂供
具經百千歲不如施此文殊師利一
爪端許所生福勝時文殊師利以神
通力令所持鉢受諸種種美妙飲食
及餅果等不相和雜如别器盛八百
比丘万二千菩薩所食之食在一鉢

放鉢經卷中 第張 方

由不見此鉢若減若滿尒時文殊師
利童子於舍衛大城乞食已足出舍
衛城以鉢置地語魔波旬汝為淨人
可持此鉢在前而去時魔波旬不能
舉鉢生慚恥心語文殊師利我今不
能舉此地鉢文殊師利語波旬言汝
今成就大威神力云何不能舉地小
鉢時魔波旬盡其神力不能舉鉢如
毛分許㤪未曾有語文殊師利我之
神力舉伊沙陁山置之手掌擲虛空
中今不能舉如此小鉢一毛分許文
殊師利語波旬言若大衆坐大人丈
力彼所持鉢非汝波旬所能擧舉是
時文殊師利童子即以一指持舉地
鉢著波旬手語波旬言汝為淨人持
鉢前行時魔波旬盡力持鉢在前而
去尒時首在天子與万二千天子侍
從圍繞来向文殊師利童子頂礼其
足右繞已畢語波旬言汝非使人何
故持鉢在他前行魔言天子我今不
堪與有力者諍天子語言波旬汝亦
成就大威神力尒時波旬為文殊師
利力所持故荅言天子愚癡之力是

為魔力慧明之力是菩薩力憍慢之
力是為魔力大智慧力是菩薩力諸
邪見力是為魔力空無相无作力是
菩薩力諸顛倒力是為魔力正真諦
力是菩薩力我我所力是為魔力大
慈悲力是菩薩力貪瞋癡力是為魔
力三解脫力是菩薩力生死之力
是為魔力无生無滅无有諸行無生
忍力是菩薩力魔王波旬說是法時
於天衆中五百天子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心千二百菩薩得無生法
忍時文殊師利共魔波旬持此鉢食
置迦利羅花園中已俱出外去我時
不見文殊師利乃至食時猶不出房
我作是念文殊師利將不令諸比丘
僧衆失於日時當往佛所具白是事
即至佛所頂礼佛足白言世尊日時
已至文殊師利猶不出房佛告我言
阿難汝不到此迦利羅園而看之耶
我白佛言大德世尊見一小鉢其食
滿中佛告我言速打揵椎集比丘僧
我言世尊比丘僧多是一鉢食當與
誰耶佛語我言汝勿憂是設使三千

大千世界所有一切諸衆生等於百（[illegible]余方）
千歲食此鉢食猶不能盡何以故是
文殊師利力所持鉢文殊師利有檀
波羅蜜無量功德我聞佛語便打揵
椎集比丘僧時此鉢食不相和雜香
美衆味取不可盡充飽大衆鉢食不
減時魔波旬欲惱文殊師利童子即
便化作四千比丘衣服弊壞威儀麁
惡執持破鉢鼻眼角睞攣手脚跛其
形醜惡在下行坐以此鉢食復充足
之時魔波旬令化比丘人人各食摩
揭陁國十種之食然此鉢食猶滿不
減令諸守國作使之人賦食疲頓時
文殊師利以神力持令魔波旬所化
比丘鉢食不減手口俱滿而不能咽
氣閉眼張悉皆躃地文殊師利語波
旬言汝諸比丘何不更食惡魔答言
文殊師利是諸比丘在地垂死汝將
不以毒食與耶文殊師利語波旬言
已盡毒人當有何毒內有毒者則施
人毒內無毒者不施人毒波旬所謂
毒者名貪瞋癡普讀法中所調伏者
是無人毒無有是處又魔波旬所謂

毒者无明有愛見我我所見無因緣
見於名色見愛恚瞋見我見衆生見
諸蓋經計者諸陰起種性憍執者諸
入常住三界繫著所依守護取捨若
來若去愛著於身堅著壽命不淨恩
念愛樂染心多起諸過違逆因緣斷
見常見諂曲憍慢妄想分別示現詐
僞執者樔窟出沒卷舒驚畏於空於
无想中生墮落想於無作中生死畏
想於无者處生起畏想於出生死生
起縛想於使流中不生度想助菩提
法生非法想於邪見中生正見想於
惡知識生善知識想違佛謗法輕慢
衆僧不捨憍慢增長諍訟實不實想
不實實想於欲樂中生功德想於有
爲中心生狂惑於生死行不見其過
於涅槃中生驚怖想波旬如是諸法
於妙法中名之爲毒佛正法中無如
是事波旬甘露法者是名佛法安隱
法者是名佛法無戲論法是名佛法
无過惡法是名佛法無結使法是名
佛法出要之法是名佛法无怖畏法
是名佛法無分別法是名佛法不執

自他法是名佛法無譏呵法是名佛
法作舍作依歸依洲渚作守護法是
名佛法調伏寂法是名佛法自淨无
垢照明之法是名佛法正向正趣法
是名佛法無諸妄想善調伏法是名
佛法善教善導隨宜之法是名佛法
自說說他法是名佛法如法調伏諸
外道法是名佛法降諸魔法是名佛
法斷生死流法是名佛法正念之法
是名佛法住念處故正斷法是名佛
法斷諸惡故神足法是名佛法觀身
心輕故諸根法是名佛法信為首故
諸力法是名佛法無能降伏故諸覺
法是名佛法次第覺故正道法是名
佛法正流入故三昧法是名佛法究
竟寂靜故智慧法是名佛法貫穿諸
聖解脫法故真諦法是名佛法無忿
恚故諸辯法是名佛法辭及義樂
說无滯故明了無常苦無我法是名
佛法呵毀一切諸有為故空法是名
佛法降伏一切諸外道故寂靜法是
名佛法趣涅槃故波羅蜜法是名佛
法至彼岸故方便法是名佛法善攝

取故慈法是名佛法无過智故悲法
是名佛法無逼故喜法是名佛法滅
不憍故捨法是名佛法所作辦故禅
法是名佛法滅憍慢故不斷三寶法
是名佛法發菩提心故一切安樂无
苦惱法是名佛法不来諸有故說是
法時魔王所將五百天子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心而作是言世尊是
所歎法願令我等住是法中尒時世
尊即便微笑大德阿難前白佛言大
德世尊今何緣笑佛告阿難汝見波
旬化比丘不阿難白言見已世尊佛
言阿難後五百歲法欲滅時當有如
是惡形比丘如是惡衣著不齊故如
是下賤如是無智何以故後世比丘
重於結使貪著利養多營衆事捨諸
頭陀越解脫戒離白淨法其所去来
重現法利不重後世音韻跛蹇老謬
无智者種種病是等皆来於我法中
出家受戒以重眷屬給使人故不為
重法阿難我所說法如是正直如是
可愛當于尒時不見不聞諸天憂感
魔王波旬當大歡喜無復憂慮我時

問佛何故魔王波旬歡喜而無憂慼
佛告阿難以彼惡人作魔業故魔王
波旬无所營作何以故由彼比丘無
正行故若有比丘勤加精進如救頭
然如是等人魔則求短是故阿難應
勤方便未得令得未解令解未證令
證降伏魔黨熾然佛法護持正法作法
供養莫作放逸是我教法說是法時
五百比丘放捨身命白言世尊我等
不欲見是惡世踊處虛空以火焚身
百千諸天而供養之二百比丘遠離
塵垢得法眼淨二百比丘永盡諸漏
心得解脫三万二千菩薩逮得法忍
釋梵護世及諸眷屬礼佛足已作如
是言唯願世尊久壽住世勿使我等
見是惡世世尊若有衆生得聞此經
終不更作懈怠非法亦更不作魔諸
惡業我時聞已悶絶躄地大德舍利
弗我見文殊師利童子成就如是不
可思議神通之力及所說法我自親
見時大德迦葉語舍利弗我亦曾見
文殊師利希有神通舍利弗今時世
尊成佛未久我久出家是時文殊師

利童子始初至此娑婆世界從寶王
世界寶相佛所来欲見佛釋迦牟尼
供養恭敬尒時世尊在舍衛國祇陁
林中給孤窮精舍夏坐三月我時不
見文殊師利若如来前若衆僧中若
於食時若說戒日若僧行次都不見
之過三月已臨自恣時乃見其面我
即問言文殊師利何處夏坐即荅我
言大德迦葉我住在是舍衛大城波
斯匿王后宮一月復一月住童子學
堂復一月住諸婬女舍我聞是已心
甚不悅即作是念云何當共是不淨
人而作自恣我即出堂便擊揵椎欲
擯文殊師利童子尒時世尊即告文
殊師利童子汝往看是摩訶迦葉今
者何故打揵椎也白言世尊我已見
之欲擯於我佛語文殊師利童子今
可現汝自在神力神通境界令彼聲
聞心得清淨勿於汝所生不淨心於
時文殊師利童子即入三昧其三昧
名現一切佛土文殊師利入三昧時十
方各如恒河沙等諸佛世界其中皆
有摩訶迦葉頭陁第一悉打揵椎于

時世尊即問我言摩訶迦葉汝今何
故打於揵椎我言世尊文殊師利自
說是言夏三月中住王后宮及婬女
舍為擯是故打於揵椎尒時世尊身
放光明遍照十方而告我言汝今遍
觀十方世界為見何事我時遍觀无
量無邊恒河沙數十方世界其中皆
有摩訶迦葉而打揵椎欲擯文殊是
一切處亦有文殊在佛前坐佛告我
言汝今欲擯何處文殊為此世界為
十方界我時即礼佛世尊足作如是
言聽我悔過世尊是文殊師利法王
之子成就菩薩如是不可思議功德
我從佛所成有量智而欲度量无量
智慧以不知故而打揵椎佛告我言
摩訶迦葉汝之所見十方世界文殊
師利亦復夏三月住王后宮及婬女
舍此間文殊師利童子令是波斯匿
王宮中五百女人不退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亦令五百婬女五百童子
得不退轉無上正道復有百千衆生
以聲聞法而調伏之无量衆生得生
天上我時白言大德世尊文殊師利

為說何法乃能如是教化衆生佛言
迦葉汝今可問文殊師利自當荅汝
我時即問文殊師利汝說何法教化
調伏如是衆生彼荅我言非唯說法
教導衆生大德迦葉或有衆生以娛
樂樂而調伏之或以護持或以威伏
或以財攝或以貪求或現大莊嚴或
現神通或現釋身或現梵身或現護
世身或轉輪王身或隨各各所事諸
天而為現身或以軟語或以麤語或
二俱用或以讁罰或以饒益或現作
子何以故大德迦葉衆生有於雜種
之行以雜種法而調伏之大德迦葉
我以方便化衆生界然後說法令其
究竟畢竟調伏我時問言文殊師利
汝所調伏有幾衆生即荅我言大德
迦葉我所調伏等如法界我又問言
法界幾許文殊荅言如衆生界我又
問言衆生界者復有幾許即荅我言
如虛空界如是迦葉衆生界法界虛
空界等無有二无有別異我又問言
文殊師利佛空出世無所調伏文殊
師利言大德迦葉如人熱病是人種

寶積經卷中 第十六張 方 畢

神或有所說是中寧有天鬼持耶有
大明咒飲彼人酥熱病即愈止不妄
說於意云何是中頗有天鬼去不我
言不也文殊師利由飲藥故熱病除
差大德迦葉是良醫者多利彼不我
言如是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大德
迦葉世間如是顛倒熱病無我我想
住於彼已流轉生死是故如來出現
于世隨彼形色應解法門知解我想
斷於顛倒為彼眾生而演說法既聞
法已除一切想无所執著知解想已
超度諸流到於彼岸名為涅槃大德
迦葉於意云何是中頗有我及眾生
壽命養育人及丈夫可涅槃者不我
時答言無也文殊師利文殊師利言
大德迦葉為是利故如來出世但為
顯示平等想故不為生不為滅但為
解知煩惱不實我時語言文殊師利
菩薩所作甚為難有所謂觀知眾生
之性畢竟寂靜為欲利益一切眾生
不捨莊嚴不沒不出眾生之性畢竟
涅槃猶復能發大誓莊嚴文殊師利
言大德迦葉菩薩莊嚴等同如如我

又問文殊師利願說菩薩發大莊嚴
文殊師利言菩薩摩訶薩發大莊嚴
有三十二何等三十二菩薩攝取無
量生死發大莊嚴如夢空性故菩薩
滅度无量衆生發大莊嚴無我相故
菩薩供養給事无量諸佛世尊發大
莊嚴同法身相故菩薩聽受一切佛
法發大莊嚴如響聲相故菩薩守護
一切佛法發大莊嚴解達諸法平等
相故菩薩降伏一切諸魔發大莊嚴
一切結使性相淨故菩薩降伏一切
外道發大莊嚴令有無見者解因緣
相故菩薩所有一切悉捨發大莊嚴
一切悉捨无餘相故菩薩集戒頭陀
功德發大莊嚴無行相故菩薩忍力
發大莊嚴无傷相故菩薩精進發大
莊嚴解知身心寂靜相故菩薩一切
禪定解脫發大莊嚴捨離一切所依
相故菩薩无㝵般若波羅蜜發大莊
嚴淨除無明癡見相故菩薩方便發
大莊嚴示現一切所作相故菩薩大
慈發大莊嚴如空相故菩薩大悲發
大莊嚴解知五道虛空相故菩薩大

喜發大莊嚴無憂惱相故菩薩大捨
發大莊嚴離苦樂相故菩薩修滿大
神通智發大莊嚴猶如掌中觀見解
脫无疑相故菩薩不念諸法無我發
大莊嚴不畏墮彼聲聞緣覺地之相
故菩薩觀陰猶如怨賊發大莊嚴知
幻相故菩薩觀四大猶如毒虵發大莊
嚴同法界相故菩薩觀入猶如空聚
發大莊嚴知怨賊相故菩薩不著三
界發大莊嚴無樔窟故菩薩決定攝
取諸有發大莊嚴有非有相故菩薩
大悲發大莊嚴不退相故菩薩為大
醫王發大莊嚴隨諸衆生所有疾患
施法藥相故菩薩為大商主發大莊
嚴示導三乘出道相故菩薩不斷於
三寶種發大莊嚴知報一切佛恩相
故菩薩知諸法性无生發大莊嚴得
於無生法忍相故菩薩為得不退轉
地發大莊嚴捨於三界一切結使及
捨聲聞緣覺地相故菩薩莊嚴道場
發大莊嚴以一念相應慧如實了知
諸法相故如是迦葉是名菩薩三十
二種發大莊嚴菩薩摩訶薩以是莊

嚴自莊嚴者是四大體可易其性而
是菩薩於無上道終不退轉我即答
言發大莊嚴猶尚不退況三十二文
殊師利聲聞法中無有莊嚴文殊師
利言大德迦葉是故聲聞无大莊嚴
如諸菩薩乃至名字大德迦葉於意
云何如大健夫以諸鎧仗善自莊嚴
執持利刀有怯弱人粗自莊嚴是二
莊嚴可相比不我言不也文殊師利
言以是義故大德迦葉菩薩莊嚴一
切聲聞及諸緣覺之所无有說是菩
薩大莊嚴時万二千天子發於無上
正真道心是故舍利弗我見文殊師
利童子不可思議神通智慧如是无
量尒時大德富樓那弥多羅尼子語
舍利弗我亦曾見文殊師利童子所
為昔於一時佛在毗舍離菴羅樹林
與大比丘五百人俱是時薩遮尼乾
陁子住毗舍離大城之中與六万眷
屬俱供養恭敬我入三昧觀是尼乾
我時見有百千尼乾應當受化我時
即往而為說法无有專聽無善好心
反見輕笑出麁惡言我時唐苦於三

月中無一受化過三月已我心不悅
便捨而去時文殊師利即便化作五
百異道自為師範將五百弟子往詣
薩遮尼乾子所頂礼其足白薩遮言
我遙承聞大師名德故遠而来至毗
舍離汝是我師我為弟子願見納受
垂愍教誨令我不見沙門瞿曇令我
不聞彼相違法薩遮答言善哉善哉
汝意純淨不久當解我調伏法尒時
薩遮即便宣令已之徒衆此五百摩
納自今以去和合同住乎相諮問彼
若所說汝尊心受尒時文殊師利童
子及五百化弟子聽次第坐受用尼
揵戒法威儀殊勝於彼時時讚說三
寶功德亦復讚歎薩遮功德令彼諸
人心相親附復於異時知衆已集文
殊師利便作是言我等所行呪術經
書毗提遮經若讀誦時沙門瞿曇所
有功德有入我等經中来者是沙門
瞿曇有實法功德何以故是沙門瞿
曇所生成就父母清淨轉輪王種以
百福相莊嚴其身又聞生時大地震
動釋梵扶侍自行七步口出是言我

於一切世中㝡勝世中㝡大我今當
為滅諸生死空中自然出生二水釋
梵洗浴人天伎樂不鼓自鳴放大光
明遍照世界滅諸惡道韻音視聽當
于是時一切衆生不為結惱安樂無
為婆羅門相若不出家作轉輪王若
具出家作佛法王而彼瞿曇捨轉輪
王位出家修道於道場上降伏百億
魔成善提道轉妙法輪沙門婆羅門
魔梵及世若天若人一切世間无能
轉者所說真正初中後善云何初善
謂身善行口意善行云何中善學行
勝戒學勝定勝慧云何後善謂空三
昧解脫法門無相三昧解脫法門无
願三昧解脫法門復次初善者信欲不
放逸中善者定念一處後善者善妙
智慧復次初善者信佛不壞中善者
信法不壞後善者信於聖僧得果不
壞復次初善者從他聞法中善者正
念修行後善者得聖正見復次初善
者知苦斷集中善者修行正道後善
者證於盡滅是名聲聞初中後善云
何菩薩初中後善若不捨於菩提之

心是名初善不念下乘是名中善迴向

一切智是名後善復次初善者於諸
衆生慈心平等中善者於諸衆生
大悲心設何方便後善者喜捨同等
復次初善者降伏慳貪捨離破戒遠
離瞋恚斷除懈怠不住亂心修習覺
知中善者施戒忍進禪定智慧後善
者以諸波羅蜜迴向一切智復次初
善者謂四攝法教化衆生中善者不
惜身命守護正法後善者善巧方便
不墮正位復次初善者如地等持不
捨一切菩薩行心中善者以善方便
知進知退住不退地後善者於一生
灌頂正位是名菩薩初中後善

大方廣寶篋經卷中

癸卯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